

暇

老

齋

雜

記

服老齋雜記卷之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文憲生於庚戌故當時推尊之者曰孔子晦庵與景濂皆生於是歲非偶然其改葬墓誌曰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春秋七十有二與庚戌之說甚合方正學先生第一弟子其所為祭文煨煨照今古然曰處乎世者七十有三年信莫信于及門弟子而况正學乎却有不可盡信故核事者以當時之言為實正未必然也

本朝典制錢一貫值銀一兩宋雖減然晦庵登科狀

元王佐以下各賜錢一千七百貫亦侈矣唐賜宴賞
賚亦厚然不及此也

授時曆夏至日有至六十一刻者亦異矣古今歷衍
曰夏至日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其謬無疑然此
何事得相懸乃爾異矣

僧尼皆王人雖方外何可無統乎今隸祠部實始於
武后延載元年此秦城隋渠也

宋初科第員寡至文文山登科則六百一人矣近者
漸多而主上格之此中興一端也

雲林異景志曰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

井皆以雕鏤木盤覆之夏五月坐其上七月生涼不知暑氣余性畏熱每至三伏逃暑無法此事窮措大亦能辦便當摹臨之耳

千秋節、雖唐玄宗時建置、然羣臣有私獻耳、未致賀也、蓋以此日痛軫幼勞、故不忍為賀、至唐穆宗時乃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奉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蓋左丞韋綬嘗奏行之、宰臣以為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此詔乃發於次年耳、今習為故事、即賢士大夫亦不知其非古矣

高皇敬天每於風雲亦復稱臣余嘗論其太過考之唐玄宗嘗勅風伯雨師濟時育物此又太過斟酌並者之間常有至當之禮矣

今人家生日每私祭壽星其事始于唐開元勅有司置壽星壇千秋節祭老人星然考之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則生日祭之亦復何義

回道人嘗以榴皮題詩於吳興東林沈氏即白酒釀成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句也東坡和之有曰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近日中書兩房撰

文者古右史之職直武英殿者或以畫供奉餘皆以書進而不能書者多矣當目之為榴皮耳

今之會館即唐之奏進院也堤塘官即唐之主奏進客將也然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當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可為朝集使造邸第乃于閒坊造三百餘所惜乎本朝此事失漢唐制度使鄉自私造有豐約之殊而亦于敘鄉曲反不以待述職此兩失也

上元燃燈其來舊矣然宋開寶四年中元京城張燈太平興國五年下元京城張燈至瀋熙元年始罷此

載在天中記可考。獨余里于中秋燃燈，此亦奇也。可
以配兩月之燈。

朱彥修，名震亨，世所稱丹谿也。以醫名，然有實行，好
為俠，嘗捐家身倡以修水利。宋學士記之。學士又曰，
藥羹糗飯，安若八珍。豪家以水陸之羞，交錯席上者，
正襟默坐，未嘗下箸。近有一客，頗稍知醫，亦自負俠
人，爭敬之。乃嫌豪家飲食不腆，必命主人具諸肥鮮，
五味自令童子持鼎而烹，以是為間架，有序其書者，
擬之彥修，即此一事觀之，能無泚耶。或曰：此聞朱彥
修不下箸，而又厭藥藿耳，為之一笑。記之以戒文之。

輕擬人者。

宋潛溪曰按士冠禮三加之辭甚具古也而字說則令也故集中有辭辭而無字說又其集中題辭必用韵令則否矣夫既有序引諸而此獨曰題辭則用韵者為長

今之太常贊禮郎即宋之太祝也宋以其交神明以為清資故雖凡品而宰相任子為之按國初亦以處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今以黃冠充焉失矣雖然豈止贊禮郎黃冠哉往且以卿掌寺近制始至寺丞止然亦有加銜至卿者矣

元至正間有方東湖先生者年九十矣大集詞客令
為挽歌此亦達者之事也小說家載平康妓臨終使
婢邀客貌似能詩者厚款之乞挽詩而後瞑豈士君
子反不如一女子乎

散騎舍人國初以處侯家子弟然不必盡侯家子弟
也會典中亦不載定品級按宋文憲作徐桂忠孝堂
銘有曰桂自散騎舍人即陞指揮僉事自八品超居
第四則知為八品也近日仕籍有侯家勳官為散騎
者彼亦不知幾品矣然不特此也公侯世子稱勳衛
魏國鎮遠等六家自應襲外介弟支子得別襲一勳

衛他家遇車恩方可乞然皆不知為第幾品但每題奏應襲勳衛時必云照錦衣衛千戶則正五品也近日應襲勳衛自以不同于他乃遇恩擢即得都督同知是超七級矣固由 熹廟未濫恩然亦主者不知典故無以裁之耳

宋文憲連槐堂銘曰人事無與于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于人事乎則大舜曾閔之行未開形于草木之祥也天以經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為入之道固其職也雖弗報焉可也未至于聖賢而能不悖于道是烏寧不弗往乎是權也

范文正有言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較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謀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何其切中今日之病也孰有舉此言以告我君者乎

范希文曰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令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儉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此言深達治體余以非特禁奢儉也今縣官之所禁即輦轂之下亦無奉行之者人情既不疑駭主法者亦以為固然禁之再

三而下不從，即主上亦付之無可奈何矣。此豈治世之徵哉？雖三王在御而法令不行，亦何以淑天下。然非法竣則必不行，觀三代之治甚忠厚也，而違命者殺無赦，可以知治體矣。

今歲貢一途，非唐宋明經之比，止大約相似耳。然宋之明經，范希文曰：講議未嘗知，威儀未嘗學，則又不如今之歲貢矣。

盛世之嘉猷，或學之而不肖；季世之敝俗，則不學而自同。本朝徵聘之典，原與科舉歲貢稱為三途。世宗時，詔令尚自明白，故近世如劉辰以翰林待詔起

家官至太常卿、惟文徵明則因與館閣諸公不合、引
歸、然以貢至京、以前曾為舉、故得優選、非徵聘也、此
後以待詔徵者、往往不就、甚至非由鄉貢者、止得國
學一席耳、余不佞、始復得待詔、而又以封疆驅人、改
為鞣鞣、范仲老曰、近年羔雁下降、或有考槃、不過助
教之命、何其相肖也、

宋初孫吳之書、禁而不學、至神宗時、始頒七書、及經
或總要耳、今恣學之、而亦莫精焉、豈不負哉、

西夏避皇帝尊號、稱為兀卒、當時以兀卒者、譯為吾
祖、以吾祖臨中華、更為無禮、元昊小點、或亦有此、然

今度之實不然。如可汗單于。彼之極稱。使譯其義。亦何嘗不尊於吾祖乎。吾祖者。即今官府之稱老爺。內監土司之稱祖老爺也。元昊降而就此。豈尊於帝乎。故一偏之辭可聽。而亦當細察也。

宋時用文帥。以西事始。然是時范文正尚請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我高皇帝深鑒其弊。不用文帥。今則并兼用。而亦不可得矣。實以武臣足大任者寡耳。究其弊不在此。而在文武分途。

近日崑山所造書刀香斧之類。凡七事。共一匣。皆書

惟所需也謂之七事件按唐睿宗朝制武官七品以上帶七事跣躡蓋本於此但當七事為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職厥針筒火石袋與此不同耳

道家謂玉皇大帝為衆仙天子紫薇大帝為衆星天子如此則治世者似宜屬之紫薇矣人每歸之玉皇何也豈主星者治上界耶

唐人日亦登高不特九日喬侃宋之間等詩可證今無此故實矣

諫官之氣漢唐不如宋盛然盛者衰之實也蘇子由曰唯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

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何其切中也嗟乎盛于今日而更甚盛者愈盛而衰者亦愈衰矣

唐人多居近郊故仕宦者多有田假李嶠田假限疾不獲還莊詩可考二千石以上徒諸陵漢法也唐宋皆不徒而多在畿輔至本朝此風蔑如矣亦地為之也

唐人制五品以上用魚後用龜後復為魚蓋為別勅徵召恐有詐偽內出龜魚合然後應命今之牙牌即此意也今官多而牌寡有牌者往往不繳棄之溝中

而宮門防詐之法全無矣。下至隸人出入亦俱無制。自古疎虞未有甚于此日者也。儻必有思余言者。

前宋書曰：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徒以所選止于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厠皂之間，非晉氏選擇濫及冠冕也。本朝之制不限貴賤，今縉紳之家恐以虛爵糜其職事，即正位天閭亦所不欲，故作儼宸極，反多側陋，亦一大背也。

今士大夫三品以上方立神道碑，宋時令甲則五品以上皆得立矣。

范文正作李觀察碑銘曰：舜歌南風，分阜財，財何以

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強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強兮王畿其摧。此宋他儒所不能道也。

吳越錢氏為國士用補蔭不設貢舉嗟乎雖小邦豈永乎百年幸矣。

宋兵部侍郎胡則為潯州日有虎患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此亦一異也。見范希文所為墓誌當不妄。

范文正謂胡則侍郎夫人陳氏因舅姑不樂就養二十年代養于家至終喪始隨官所余以此可為士大夫家法。今人子以身許國豈無小星以代中饋以衍

嗣續而并婦亦棄姑舅何安乎。

宋蔡文忠齊于真宗時廷對第一及引對堂堂英偉
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
金吾給清道七人自此始今本朝殿元輒用銀瓜因
而官翰林者亦然皆祖於此也

范文正上執政書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
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貴之援或孜孜于子
孫之計志不在正功焉及民以獄稍簡為政成以教
言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
知機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

不紀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此數語何其切于政風也獨宋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今以多准詞狀為得計蓋由賦~~法~~寬於宋耳此又古今之不同也自余有知以來物價之昂幾于倍矣無物不然無地不然或者以既庶之故果爾則庶不自今日矣即以鼎革為開闢亦將三百年如此易湧則當不至今日矣蓋即余所見奢儉之風亦幾成今古此即騰湧之源也希文有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可謂知言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洪武三年、使御史張敷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諭渤泥國、其王遣使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自宋元豐後、不復來貢矣、至是始通、其表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謀、沙、為這幾年天下不甯靜的上頭、俺在番邦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只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

百姓每都喫害了。托著皇帝詔書來得福蔭。喜得一家人兒沒事。如今國前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用物。上物。使將頭目替我身子。跟著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海國王臣馬合謨沙表。此表文大足。寶談柄。可與日出東方表為聯璧也。

古人以字行者有矣。然各有故。國初所辟諸賢。以字行者甚多。不解其故。按浦陽葉愛同字孝友。有司誤以其字聞。遂不敢改。蓋草昧時。避微辟如避讐。故有司不暇致詳耳。余生於盛明之世。更生為恪。以應有

司試者兩矣。而薦牘仍以舊名上。遂因循未及自白。何況草昧乎。

皂角草麻泮鉞鉞牛。牛立腫死。解牛者每為此。利廉直以得之。為吏者不可不察也。

余嘗以屯之名歸趙充國。迺虛也。合國為屯。無如東祇分鎮為屯。無如孟珙。今考宋時尚有鄭忠愍於紹興中。為川陝宣撫副使。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營田一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官為糧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萬八千六十四斛。如此則所入約每畝一斛。金州者

或初墾故地，故數不及耳。此較本朝葉文莊屯宣府者多寡殊異，余嘗感遼東腴土而屯所入者太少，故於多寡間，每置意焉。然孫少師有言，即利均於下，而谷多則價賤，利仍大矣。此至言也。又按忠愍以蜀歲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惠無錢以權之，即利州歲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宋時錢引之法，實便軍國，但無錢則子不足應母，今按此歲鑄十萬緡，即可增錢引四百萬，其運用有妙旋不可不深思而復其制，以救一時之乏也。

昔人云義之五十書成黃山谷亦自紹聖乙亥謫黔

中得藏真自序于石陽林宗落筆頓覺超異時五十
餘矣老而好學猶足名世書此自箴無以言自棄也
古人嘗以馬上射毬故教場稱毬場今此法不傳矣
宋景濂題李伯時飛騎躡圖曰一人也捷而馳反首
左顧右手拽繡裘於馬後箭中之毬上次一人彎弧
所製作放箭勢猶可想見其遺法也蓋此技宋時尚
有之故景濂又曰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之戲
故追圖之

宋文憲曰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今之慕
蘇亦猶宋之宗程嗟嗟蘇何不幸不得江南諸庸儒

之緣今氣雖稍暢終讓人一頭地乎夫明道未可議也
也以坡老而謂不如伊川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不如
夷狄之有君也

國初士子每言十四經而常習者五今定為十三經
常習者五經此昭代所定也然周禮不得等于戴記
孝經不得等于學庸君子所悲也

太祖嘗令後場題必出于周禮近日太學生汪某因
上幸學論列其事竟不果行

前朝封正一真人之配曰什姑進封曰玄君國初仍
之此亦封典一異也

元人之姓其字甚夥後有以名為姓者人亦不察也如死事之余闕乃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後竟稱余公又如死事之星吉曾祖曰朶吉孫曰搠思吉朶兒只父曰志思志自其祖父名皆有吉字故公亦名星吉字吉甫因其子答兒麻八入國朝賜名曰吉昌故公亦遂稱吉公耳、

唐宋養兵及犒賞之費厚浮於本朝至募先登賞格如唐肅宗後唐莊宗有至百緡者矣元末至殺一人即搆首受錢二百五十緡至募兵入伍無有太侈者元末以十五千無應者遂加至伍十千斯極矣近因

連事亦加至十八千然衣裝行囊在焉實無踰十千者然非孫少師為之制亦濫無底時矣士之勇怯全不在此徒以觀世變耳雖然此論常伍耳古稱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以待奇材劍客未可以此論也

元末翰林修史有司日奉餐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危素謂同列曰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耶元固夷矣任元之儒不又甚於夷乎

國家制祿準漢法以米為則甚得其宜蓋百貨有貴賤則錢幣因之惟米則所必需不以值之低昂而可減口擴腸元末斗米值白金五兩然高皇終以米制

祿後代乃以賤值折米使士不能廉法之弊莫甚於此欲大易風俗當先復此而後可行貪吏之誅行貪吏之誅而後民可安

危雲林投館於貴溪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乃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即遣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為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快快不樂辭官居房山順帝奔淮王承制起學士承旨入國朝復居翰林謫死和州余以甚矣杏精之惡也使有定數乎則知雲林之為參政而不其為左丞又起為學

士承旨、又入國朝為侍講學士兼宏文館學士何耶、使其知當為叅政、而後之為左丞、是昧進也、再起承旨、是欲謝執政之名、籍史而圖存也、再入本朝、終為失節、徒以致守余闕之祀以死也、則當其戀官之日、當一言以決其退、當俯井之時、當一言以決其死、何竟杳然也、銀壺之愧既却、可忘而不報耶、於前則愚於後則薄、或者雲林之意、非杏精可奪、故諱其事、不傳耳、不然、知其叅政矣、獨不知其他乎、

元末完者軍稱猫獠軍、獠之稱舊矣、猫因苗、又因獠、故亦如犬耳、即今土司兵也、不復有此稱矣、

元末東陽有陳樵先生者宋君采號鹿皮子隱儒也
是時浙東之學多祖淳熙諸先生不敢一字踰而樵
獨曰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亦可
謂豪傑之士矣且謂淳熙諸儒不惟不類洙泗而且
不類伊洛尤卓然也其說經則以九疇為六府三事
而圖書為易象圖書為易象先儒亦有言之者矣九
疇為六府三事蓋以即禹之心法也其言甚可思著
書有易象數新說有洪範傳有經解經有四書本旨
有孝經新說有太極圖解有道書解有聖賢大意有
性理大明有答客問有食尸新語有淳熙糾繆有鹿

皮子、有飛花觀小葉、合數百卷、惜皆未之見也。

語曰、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地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用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夫天地一易也、故萬物之用皆與易通、非獨有此象而後聖人則以成德也、其所為取諸者、正文章之變妙耳、而儒者泥之甚矣、儒者之不可與言文也。

各朝史法不同、如本朝則唯以章奏分曹編纂、王帝終則采家狀以共成實錄耳、故留中疏且無從考。

况它聞隱事乎至萬曆初始設起居注然亦記君相
交交之言耳它官不得長炙清光也而相疏則盡入
之以後 神皇靜攝則二三十年唯有閣中題翰林
兩房升轉疎耳近日主上每召對當不寂寞也然於
國家大政機宜槩乎不及按洪武七年五月新修大
明日 歷成自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凡戒飭
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
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之載以後歲再修而續焉
夫以其散之諸曹而異日合之成實錄世遠事遺何
如逢時纂成而異日開館之時再加補葺之為該核

也雖事有難以一時盡者而制度沿革之間畢竟日
近則詳今史館諸公之衆歷朝所無閒坐無可為何
如修復此事乎且高皇之制也莫得而議者也

宋時武學與太學宗學共稱三學三學諸生俱昂然
稱士不若今武學生之賤也蓋其時中武科者投簿
尉之職初調即可補縣與文科者不甚遠今則分途
太甚焉得不賤乎王文成嘗欲以武科補巡簡亦見
此然亦太賤矣文武之途不合而天下欲治不可得
也

事之可為必歸於理之可通然執理之可通則凡極

非威德之事亦未嘗無理可執如前朝人君自加尊
號豈非至可笑之事然柳子厚草表有曰昔皋陶之
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教於當
代又曰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
武自號曰武王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觀此
言豈不確然可據而於事實何如哉故其出於衆人
據理尚不堅其出於文人則辨矣故據一偏之理不
可以論事而文人益宜致慎無恣其才力以使人不
能奪當奪之言也

擬人不於其倫極其說而不自知其醜其來非一日

矣唐時遂有干謁客杜溫夫者以孔周諛于厚子厚
答之曰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遠
而謁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
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賀賀擾擾
焉多周孔哉此語極快近世有頌張江陵為伊周軀
慶且至舜禹江陵居然受之不怪豈江陵之智出河
東下哉河東曰我一刺史也刺史多矣刺史而上者
亦多矣其為周孔必非我一人也故却而不受江陵
曰尊莫尊于我矣無論六卿而下即同是位者亦如
屬吏矣無論一時即前此二百年居是位者未有如

我者也故其諛我雖或過之然非面慢我也故受之而不怪使易地而居之則皆然矣

唐之赦寬嚴俱異於今唐犯死罪特減從流流已下遞除一等本朝赦至死者甚少具常赦則永戍以上不赦矣流以下俱全赦亦無降等之法此古今之異也

禘者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禘者也唐時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具詞曰早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痛疫於某則黜其方社之神不及以祭此即郊特牲所云順成之方其禘廋通之義也蓋天子為百神主故

寓賞罰於禮本朝事神太恭且稱臣於款瀆矣故其禮廢然過矣修禮樂者當申明也

柳子厚曰周仁以重厚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景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于上則及物者達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者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能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上揭等而致巖廊之上蒙以綏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其言洞透骨髓凡進退百官

者俱當置一通座右者也子厚之言已千餘年矣曾無一人能行其意蓋不肖者注於膏肓已牢固而不可拔即賢者亦曰不如用此輩之未為有益而亦無害也不知輕佻儇薄之人其過顯而易見此輩悞國毒中於人而人不及覺其為禍也遠矣然子厚以周仁許靖為喻此亦深矣後世所云能者去此二者亦尚萬萬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四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五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唐時習六朝之餘講德立業廢焉久矣故自訓詁有師而人亦不能以師禮事之其非訓詁而師人為人師人皆誹笑之故柳子厚立辭不居韓昌黎居之而人歸以狂名然自昌黎而師道復昌矣然至於今其名更夥如薦辟仕公府古止稱府主故吏今一叨薦牘未至二千石者俱稱門生稱薦師矣兩榜所錄以選古稱門生而不稱師今此師直冠諸師之上矣此皆古今大殊也然王陽明初受同儕之師而人亦以

狂歸之則古今之情一也獨椰子厚與顧十郎書稱
門生某官某致書十郎執事後人以為此座主之子
也座主不宜稱十郎座主之子又不聞有稱門生者
然試度之當是座主之子蓋唐以郎為尊故諂者不
敢稱六郎而抗者曰非人奴然於故舊之子每稱郎
君則無以奴禮事座主之理而以故舊之子禮待座
主之子為適合也但其所以稱門生者正如今人于
女氏無論尊卑俱稱門婿之義也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居鄱水娥為室女淵懿靖專
雖小家未嘗嬉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

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
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
龜鼃蛟浮元萬數塞川下流此事見柳子厚集乃世
之稱孝者知有曹娥而不聞舉饒娥夫間世而得一
奇行焉又間世而得遇子厚焉名尚不甚著況不遇
子厚者乎湮沒者可勝道哉友人孫啟泰作取節錄
為表微也甚矣其苦心也

南齊威之忠勇世皆知之然知為裨將耳至其平生
歷官未嘗得朝命人不知也柳宗元作南府君睢陽
廟碑曰不階王命橫絕凶威又曰柱勵不知而死難

狼贖見黜而奔師可考矣。

柳澤初名載。淫卒之亂。奔匿終南山。賊徒訪其所在。授以相印。既及而問焉。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其愛子。榜笞訊問。折其右股而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造踰秦嶺。繇褒駱朝于行宮。猶以偽著之。汙請改名以濂之。故改為澤。視今之士節何如矣。

鬻爵非法也。然富使之為錢谷。筦庫冗員。何至玷辱清班。廁名圖書之府乎。今兩殿供事中書舍人。晨澆觴也。按唐祕書少監陳京行狀曰。納資為胥。而仕者。

罷之則其來久矣。然曰納資為胥則猶之史館辦事也。不至為中書冒馬稱較理書籍也。祕書天地之精華。使目不識丁者冒較理之名。舉世不以為怪。此足悲也。

柳子厚作太白山祠堂碑。而其碑陰即記造祠邑令裴均之政。今德政碑累累。徒為階陞物耳。果有善政。附於祀廟之碑。猶可久也。

童子初授句讀。每以三言四言者。以其易讀也。近世村家。每授酒詩。蓋為異日社飲酒令資耳。夫古人蒙教之旨多矣。方希直幼儀雜箴二十首。切近童蒙。更

勝於周興嗣千字、况他書乎、所宜持為單行者也、

方正學嘗論讀鄧析子、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矣、焚之不必也、然諸子去古未遠、語之精者、嘗有聖人不能易、而徒以其學術之駁、故金沙相雜、以希直此意、合百子而一之、曰子粹、其補于大道不小矣、亦諸子之幸也、

自王李文章、創復古之論、一去靡頹之習、然以古名飾今事、識者每嘆之、讀方孝孺集曰、宋末為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以至于官、亦以它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為何職、所行為何事、唯視之

太息而已。如此則今日所為力追前漢者，仍踵其最唾棄之末宋也。悲哉。雖然，諸公文實過末宋，但此事則同耳。

吾友鹿伯順善繼質行純儒，嘗以文章關于世教者，如出師表、陳情表之類，輯之成書，使文不徒文，而以載道。余曰：無非道也。然合其明白著切于倫紀者，以教後生，亦仁人之心也。按方正學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為書，謂之文統。此即伯順之心也。正學書以遇禍不傳，今續其志，亦一快也。今督師袁公崇煥與余共事連左，死生患難兄弟也。

高陽公嘗欲改余為翰林不及部覆竟於袁公疏得
俞旨是又為薦王項見其予一大老書曰天下之才
莫止生若也但其志甚大天之性之本必非成之也
予之志實不量力而大然非袁公所知也袁公所知
滅奴之志耳滅奴本分小事耳何以云大如以為大
則曰不必滅奴而後適可則又非上之所以倚袁
公也每欲以此語質之然念身既隱矣言之何為讀
王文節禱華川集方正學孝孺序之曰天下之物天
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
其身以鬱拂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

教與造化者爭，然後置之而不顧，不覺咄然。夫子車
言天之降大任，則有意厚之，即有言天每忌才者，亦
以此豈被畜，不得其全者。正學曰：必其不敢與造化
爭，然後置之。此即人以人志大，故幸其挫而後可頤
看使之意也。天既如此，人何怪乎。雖然，志不以挫而
而遂可頤指使也。天亦惟置之耳，使之則不能也。

古有拋壻之戲，即今兒童之擲瓦礫也。江南每專擲
于水，名曰打水撒。考梅聖俞拋壻詩曰：聊為飛礫戲，
愈切愈紛如。自是取勢闊，非關用意疏。悞驚花鳥起，
亂破錦苔初。童指拾將秀，多慙賈勇餘。其事可想然。

題曰奉陪覽秀亭拋壻則貴者身為兒童之事矣可
以一聚

梅宛陵詩集有問答體六首乃與謝希深偁和者亦

詩中一格也後罕見踵之者錄之以俟異日與同志

者續焉金鑿落清深留贈行人須滿酌銀罇忽有宜

城醪及取春風花照灼小屏風深座隔流塵素影

融方牀六尺儼清晝慙無玉枕名通中玉蟾蜍清深

厠君筆硯誠有諸可愛亭亭寒月照瑩然四座凝冰

壺金錯刀深連環交刃吹風毛美人贈我萬錢貴

何必剪犀誇孟勞青雲梯深尺木為階行弗迷勤

修道業生羽翼天門九襲便攀濟鳳于飛帝深差差
粹羽今達時桐花正美喬雲亂家庭玉樹須來儀
余頃見呂太常維祺為議欲以織綾如鈔廣狹用御
寶以當銀半兩此漢白鹿幣之遺意也非鈔也當
高皇帝時解大紳亦有鈔上置半印勒合流派字號
之議漢所當者垂百金又止下而下不上故不可行
太常欲通行之而且所當者止及大明鈔一貫之半
似可行也然余終以不如錢引為便錢引者即關會
也蓋有錢為母以權子則其行有據然錢自唐時即
無引不行故引之也易今久廢而復之其間權宜須

得妙用。嘗按宋用兵專籍關會及文信公任戎事已
垂亡矣。所降軍前十八界二十萬貫。金一千兩。銀五
千兩。夫金銀止此耳。而關會至二十萬。此時關會賤
矣。然猶值銀八百一萬也。八百一萬銀可以自朝廷
自造而不欲于民。故猶能辦于垂亡之時。失此大柄
而以全盛之日日憂貧。悲夫。

今祿命家有琴堂五星。即元僧妙曠也。嘗進言世祖
曰。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遂以遷德佑帝于開
平。殺文信國。其年十一月。實無他。其言不驗於當時。
而尚遵信于後世。何歟。

文忠烈于陽羅壁詩序曰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廬州解甲當其時心已無國矣似道建督至江上夏貴不得已出見新以釐鼓東南再造之機也夫之不圖社稷為墟哀哉斯言也不惟為當時鑒案亦可作萬世元龜熊廷弼當王化貞之逃其右屯以西尚四百里也使併力為守虜且不敢入廣甯况敢踰右屯乎乃盡焚四百里以內至小堡遠在數十里者亦必使親較往焚之歸而解甲於山海關曰恐以資虜也使資虜之言為可信則夏貴亦無罪矣可守不守而焚之曰無以資虜則焚

至崖山而後可謂之曰逆豈其謬哉但西市一行先
於化貞此逆藩諸人之私耳今欲以此并洗其逆嗟
乎天乎此又一堵也

梅聖俞集云尚書晏相公臘日投壺輸詩七首便以
臘日所用物賦投壺輸詩亦風雅典故所當修復
解春雨才氣自擬古人乃有句曰子雲浪作投壺人
此所以終事 文皇歟不待見周是修之飼豕也

文皇平安南當時有羣臣賀中宮東宮箋此後世所
無也箋見解春雨集集中又有太皇太后挽歌其句
曰北地興王運中山淑慶餘此指 文皇后也春雨

卒於永樂。何錄得稱為太皇太_后乎。其集乃數十年後。人為採集。贗者多矣。亦以春雨詩易以贗也。

解大紳。西厄封事。迺舍卒承。上命為之。故文不條理。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集。中又有大十策。即組織封事以成文者也。言無他異。當時亦未必敢再上。然其組織者止言十條耳。其未成文則一也。封事云。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陷替起。而或布於朝省。驟歷崇階。此太祖所以致治也。書生豈能識此。所以欲老其才而後用之也。後得政於文皇者。大紳輩也。科舉焉得

不日感微辟焉得不衰乎。

解春兩年譜。乃其五世孫舉人相所錄。其人無識哉。齊東野語。無不濫入。其甚者曰。一日外夷進貢玉桶二隻。勅文武共視之。公獨後至。對使臣碎其一。羣臣及使者皆愕視。公從容對。上曰。天下只有一統。豈容兩統耶。舉朝聳服。又云。一日外國來貢。啟函則惟烏金紙。人亦莫識其機械。詔宣公至。請紙筆以對。使臣愕視其所為。則但以筆點紙及遍。逆擲筆。揮使臣曰。爾犬羊之兵。如雲而來。我天兵如雨而去。使人俯首曰。北人不復反矣。又識商羊脚跡。書文星墜等事。

更不倫。一身忠死已矣。文章散失遺事錯亂亦至此
乎。

徐元玉入綸扉繫銜曰武功伯掌文淵閣事王元美
嘗議其橫以謂文淵閣不可掌也然考解大紳簡入
內閣居七人之首其繫銜亦曰掌文淵閣事則元玉
沿之耳博習故事如元美亦使元玉詬誶地下言不
可不慎也。

文運盛于一方固天若為之然師友推薦亦有力焉
國初科名最盛于江右浙東此二地者宋劉方解之
鄉也永樂時狀元大封策每止詢一事而名物度數

怪其精核此非先考據恐必有所不能如曾蔡策其
最者也然是年解大紳為南宮主司廷試亦讀卷

文皇方眷倚居論靡之首策題必出其手公少時曾
館于蔡家是年第二第三為周述周孟簡俱大紳同
邑師友一脈何可証也然唐宋科場置典籍堂中恣
人簡閱正自不妨此難與今人言耳

物久得名則必滋惡曹溪水竟作酒肉場何足怪也
金山鹹豉至今作閩黎干謁資每一過山下受其強
滿桂跡作鼻根惡趣按梅聖俞詩云金山寺僧作鹹
豉其來久矣焉得不惡耶

聖俞詩云。試看一生銅臭者。羨他登第何頻。三復
斯詩。為之永歎。

宋時稱小弁曰路分。地方官曰地分。官千戶百戶始
見于蒙古軍。當是金簽中原。民兵故號頭目。以戶元
仍之耳。

宋時稟帖曰覆帖。其稟字札牘中通用。州守與縣尹
者亦曰。輒有稟見文文山集。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五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六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廟學之制未有備于本朝者也。宋較前代為備然多有廟無學、廟亦出于吏視吏之賢否以為有無。慶厯之時君相崇儒、却以西事便廢學校、本朝自高皇為吳王、即首致意于此、因遠通同制、廟學森然。此固天縱聖主、然一時耆儒俱勝國、舊學故園之汲汲如此、亦不可泯也。梅聖俞曰、邑祭孔子、多不本朝廷祭法、往往用巫祝於傍、曰牛馬其肥、癘疫其銷、穀麥其豐、更可嘆矣。

察院之稱宋時即有之。然臣下自相稱謂如相公明
公之類耳。非以為官名也。本朝始改御史臺為都察
院。建文時仍改為御史府。而別設察院。永樂初復舊
令。御史稱察院。猶其遺也。然亦私相稱如宋時耳。
梅宛陵有句曰。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
飲。頗勝俗客對。勝客二字可以署閨閣。燕子巾始
于梅聖俞詩曰。裏髻不裏額。自名燕子巾。翼覆尾涎
涎。誰問巢由人。猶可想像為之。

余嘗論鹽法之弊。舉世但知葉洪改本色之非。不知
竈戶納鹽。酬之以鈔。故鹽得官。貯官賣。後鈔法不行。

使當時能設處錢米與之、何至聽其自賣流弊、國家
戶口十倍、業時所增鹽課不能一二、坐失數百萬之
利以資盜賊、而縣官皇皇憂貧、按梅堯臣集載李君
錫學士者、始時邊海鹽亭民常官逋其錢、往往給腐
米為直、棄之而去、沒久民無本、多逃者、君錫俾中戶
就邑納租給亭民、民乃大和、逃者復還、使本朝有此
人、何至弊壞乃爾、

坡公曰、平生不能、惟抗真擔與奕、此自為不能解嘲
耳、余平生亦不奕、實以勝心未能、忘為之、必求出人
頭、其道即既精、亦非臨敵時便可趁熟率意、實以費

時耗日為無益，故夫不為之。梅聖俞曰：人以暮銷日，我觀暮輒寐，未必盡死生，何茲較愚智，只將多勝心，復取生為利，不若酒之賢，悠然共醒醉。余年踰三十，一藝無就，每恐藝家笑，余費日之說，得聖俞言，飲亦可勝矣，我可自解矣。

松液化為琥珀，每有蟲蛟其中，古人以為遇物得形，蓋老蠶成繭，亦每肖物為形，此亦理之所有，但液在土中，蛟何由飛，其所遇之物，又有大者，不止蟲也，我終以物膠其中，遇至寶則毒，故形質不變為理也。長也

古田者有田漏，蓋貯水為之，不為陰晴所惑，宋時尚

有之見孫端叟農具詩中今亡矣夫

國初尚有奔大父喪者春功之不喪自近始也宋人
暮喪舉子不赴集

要州吳彥誠學于宋文憲公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
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憫其貧謀于縣人
合數十緡贖之却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文憲致政
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
去獨彥誠左右如平時及公論歸彥誠又將告諸閭
里知義者以周公此見于方正學吳氏宗譜記余嘗
欲作逸史快其人可當之無絲覓其傳然此數語亦

足為傳、當再考之。國初諸公集中、如終不可得、當括此以存其槩也。

建文即位、需息民需子者、官為之贖。累聖肇基、不聞此矣。

言官之衆、本朝所以致禍也。高皇立法周密、宮闈夷狄外戚藩鎮宰輔將帥宦官無不曲致其防、而說者以言路之敗、國古今一創。高皇智慮所不及也。余以不然。但高皇始廣其員以殺其勢、故多至一二百員、而後反以多益其勢。建文嘗裁御史為二十八人。文廟又復焉。然神廟師建文之意、嘗至十

數人而其勢愈重。宋元亦不過數人而勢亦重矣。故多其員者所以杜言禍而非銷禍之本也。銷禍之本安在。曰在周官。

馭吏之法莫善於長自辟其佐。蓋欲以天下之吏付之銓衡一人。雖聖人有所不能。故不得不循資。不抽籤而銓衡者竟可以夫人而為之矣。國初時學教諭猶得自辟訓導。觀方希直教授漢中。辟浙之陳用中。蜀之趙希顏可考。不知廢於何年。不改此法而欲吏之得人無繇也。

燕之老儒杜滋問于余曰。陳眉公何以眉自居。余曰。

不觀方希直之論宋景濂乎。其言曰：人以為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序而人形妍，無則晝夜永舛，而容儀陋矣。然希直所言者，景濂之文也。眉公關世之妍，迥外序也。豈特文哉。

宋時有童子科。按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既中，試中書如初。考廬陵王元吉為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太常，即今之會試也。成化間得童子李文正、楊文襄、程篁墩輩，亦止得翰林秀才，使

庶子黎滿教之仍自鄉舉而升不得即會試也自後
即杳然矣。豈今之生才獨與古殊耶亦上莫為拔剔
耳。如近日溧陽宋之士九歲能詩何減三君。

文文山深于三命星躔之學然其言曰甲己之年生
月丙寅甲己之年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
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
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
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
四五百萬或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
間生人之數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

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闔
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福祿則未相似者、以耳目所
接推之、常有三、則耳目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
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在
百二十春中、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
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
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
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
各有淺深、則命之布于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
夭壽變化交錯、正自不等、斯言也、足以補呂才之所

不足然生同閭巷而禍福不同者其所謂向背遠近
淺深者又何以說耶近有謂分刻之說者其言未易
復必有組為成書者蓋昔重月重日至近日而重時
其法漸密密生於窮也則刻之說亦將來所必至也
然一時止八刻八刻之加至不過四百餘萬而止合
中國丁口蓋不止萬萬而四夷如中國者尚不知其
幾則亦未能使其說不破也

世廟時大禮之議興楊文忠之言曰當稱本生母為
皇叔母張文忠之言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則
未嘗有易父為伯叔易母為伯叔母者斯言也萬世

不刊之論也。然雲溪友議者，宋人所著，以譏文文山者也。其言曰：文山當稱所嫁之本生祖母，曰故伯祖母，而文山自辨亦曰：此母嫁先伯祖，則其禮之失於下也，非一日矣。何得不執所聞以強爭乎。

文山集有慧和尚說，慧蓋傳神者，嘗為文山作家慶圖，文山於前，惠州於後，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左則為海潮澎湃，金龜隱見焉。此俗工以猿為侯，以蜂為封，人指紅日，以為萬里封侯之本態，無足論者。然文山竟至海而就擒，弟望以惠州降元，二公忠逆不同，皆于海結局，不可謂非奇識也。

宋人稱同年曰尊同年、國初人尚稱友曰尊、拜家唐
宋人稱座主亦止曰座主、曰公、曰執事、而不曰師、此
今所無也、然所稱日異、余二十年中所見、已成今古、
如稱同年為年臺年翁、皆近事也、然雖諂而無大關
係、獨座主乃古府主、未可以稱師、地方官雖曰子民
豈可竟稱之為祖為父、此諂之極而失禮甚矣、况薦
主亦稱師、而一二十里外同省之郡邑、亦稱祖稱父、
墨子有二本、漢人薄二師、何今祖父師之多也、

自漢武改用夏正、後世皆以夏正為常矣、然魏景初
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為孟春、次年

三月為孟夏。此學者不可不知。都吳萊曰：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正。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造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也。此言也。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今國家太常聲歌器數，雖經冷氏改定，然大約得之勝國，而勝國太常所用樂，本宋魏漢津所造大晟樂也。自東都不守，太樂氏奉其樂器之燕，燕都喪亂，又徙汴蔡，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元徵樂東平，故樂戶子孫猶世襲河汴間，此其源委也。余方披遺逸英靈不見正史者，以為逸史快從文忠

烈督府諸豪杰、見信國集、亦一快也。吳淵穎集有書宗簡忠公家傳及部曲記、家藏書不多、竟未及見、此一恨也。識之以俟他搜。

孔子沒、有孟氏荀氏世子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今孟荀在、而他子不見矣。春秋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夾氏鄒氏之學、今三傳在、而二家不傳矣。不傳之子、未必不純於傳者、三氏之傳、未必無疵、而有傳有不傳、豈非天乎。附聖人以自見、去聖人之不遠者尚如此、况我輩今日所為、敢必望後世乎。嗟夫、當陳同父上書時、理學諸儒痛惡之、而有石陵倪先

生朴者、先後同父上書萬言、欲以兵戰自効、同父既
屢困、而朴亦不能安于鄉里、罪廢徙筠陽、老死、嘗本
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
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
遠近、繪為圖、張之壁、然亦惟寄示同父、而不敢示他
人也、後武夷謝翔、嘗因其書、選為一編、後有雜著者、
出金華吳棻為之序曰、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溪塞、棟
宇傾蕩、菟兒牧豎、悲歌蹠踣、猶欲視其故墟、而亦不
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學、而徒
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專精著

迷者之一嘆也。悲夫。讀此不覺淚淫淫。豈我三人者其所感同耶。尚當披其遺事以入逸史。

黃魯直云、當治平時、王才叔筆墨、字直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魯直時已重君謨書、今更不知有才叔矣、嗟乎、書小藝也、猶不能自主、况文章乎、况又不止文章乎、魯直又云、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藝、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綾錦、嗟乎、吾輩自為工拙者、藝翰耳、其權亦屬之帝王、何事不憑造化耶。

今有司苦於奔走大府、廢日疲精、觀皇甫湜云、廬陵
縣言當刺史理所、今日兩趨衙、退則祇承錄將較事
相關論、則唐史煩於今矣、今自逢五逢十外、苟非公
事、亦不趨衙、省會監司多、且分日分官矣、此亦近日
漸變之法也、所謂儉吾從衆。

士大夫每言國家不宜尚佛、然考之前代、則國家裁
抑多矣、唐宋譯經局、歷年不歇、今則絕無、宋時有提
點寺務司、今亦無此官、唯內府有漢經番經兩廠耳。

黃山谷有次韻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古今作生
竹、能者未十輩、吳生勒枝葉、蒼家遠不逮、江南錢鈞

鎖、晨許誠懸會、燕山灑墨成、落落與時肖、譬如刺心
松、中有歲寒在、湖州三百年、筆與前哲配、規摹轉銀
鈎、幽賞非俗愛、披圓風雨入、咫尺莽蒼外、吾子學湖
州、涉益功已倍、有來竹四幅、冬夏生變態、須知更入
神、後出遂無對、吾詩被壓倒、物固不兩大、所云江南
者、李後主也、作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一鈎勒成、謂
鐵鈎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自山谷之前、工竹
者、唯此數公、自山谷之後、卓然可名者、坡公管夫人
夏仲昭王孟端等數子耳、我本無以消日、乃戲為此
及嘗鼎一臠、未免有不如古人之恥、幾何其不自量

也。

周禮春季女奔不禁。說者曰：非先王之政也。不知此意正非後人所及。無弛不張，無洩不固。宋法京師三大節，開市并蒲博之禁，即此意也。今兩法皆廢，而淫博者較古何如。故先王立政之意，非後人所知也。